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頌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
 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百精
 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
 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
 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
 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
 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
 若窺傳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
 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
 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
 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
 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
 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
 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
 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摠繁形類寢墜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
 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具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卷上 聖 頌 字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郵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恨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聞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摩瑩燭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蠶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御製新繼聖教序

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次厚載初
 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
 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

第五

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真諦流於中夏洞貫千古真實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五蘊皆空現乃真容則一毫圓滿廣大之教豈能紀述者哉伏覩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法性周圓仁慈普布化靈猶則萬邦輻湊躋烝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設方便以救沈淪知法界之恢宏行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宇校拔真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函龍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苾芻仰歎由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真正之言顯秘密精研之義讚相相乎實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像之教同規矩朕纘嗣丕構恭臨寶圖常翼翼而撫兆民每兢兢而守先訓以至釋典尤未精詳諒其幽深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

懇切致意專勤以

先皇帝大闡真風高傳佛旨與前五之墜典振覺路之頽綱欲旌

天造之功庸用廣

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焉自

聖考上僊追號因息政事之外何暇

經心今已禪除恩臻微奧雖幼承慈

誨奈風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涯

莫造乎空門之閭域略敷大意以徇

輿情蹄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筮豈

能量昊天之恩聊述短序以紀聖功

者焉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上

聖德皇帝御製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聖德皇帝御製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故廢

園林鹿母堂中是時彼處有白衣金

幢二婆羅門去佛近住樂求出家成

苾芻相

今時世尊日役分時自房而出詣鹿

母堂旋復經行時白衣婆羅門見佛

世尊詣鹿母堂旋復經行已即謂金

幢婆羅門言金幢世間嬉戲諸所樂

法悉是戲論我雖所作竟無其實若

身若心旋生懈倦以其身心有懈倦

故即起失念此失念因即是無常是

不堅牢是不究竟是散壞法汝今不

應如是修作戲樂法者謂即施設事

火之法金幢婆羅門言汝云何知白

衣荅言我從尊者瞿曇所聞而被瞿

曇有大辯才善知是義彼所說言事

火之法謂從古仙之所傳習乃至所

有事火法教彼亦皆知彼有一類仙

人於沙門婆羅門所起過失意故作

火事其過失者謂互相憎嫉伺求其

短由此互起過失因故而諸有情壽

命滅沒又復有情於別界中壽命盡

已而來生此若能清淨捨家出家若

行增修真實相應正善作意如其色

心入三摩地隨等引心即能記念彼

宿住事是等有情不樂互相憎嫉伺

短由不起彼過失因故是即常住是

即堅牢是即究竟是不散壞法若復

有情互相伺短由彼互起過失因故

是即無常是不堅牢是不究竟是散

壞法是故諸婆羅門不應如是修作

勿起過失意施設事火法金幢汝可

知不此佛世尊日後分時自房而出
詣鹿母堂旋復經行汝今可能同我
往詣佛世尊所頭面禮足佛經行時
隨從經行彼佛世尊必為我等隨宜
說法時金幢婆羅門言善哉我往
亦時白衣金幢二婆羅門互言議已
同詣佛所到已俱時頭面禮足隨佛
經行
亦時世尊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言
汝等當知諸婆羅門自謂了達三明
名稱上族種姓清淨從事火天勝族
中生父淨母淨善生善種乃至七世
父母尊高種族殊勝無罪無謗是等
皆因種姓淨故又謂洞達明了五種
記論一本母法等究竟三明二諸物
定名三該叱婆那四文字章句五戲
笑妙言是等記論諸園陀典本師婆
羅門悉善了知白衣諸婆羅門於三
明中且無輕毀凌辱及譏謗邪白衣
金幢二婆羅門俱白佛言世尊諸婆
羅門於三明明中云何得無輕毀凌辱
及諸譏謗而婆羅門三明明中作如
是言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

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
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羅門如
是清淨是真婆羅門世尊而我白衣
金幢亦以眷屬所纏不得解脫滅失
善法增長惡法世尊此亦是為我婆
羅門三明明中輕毀凌辱譏謗等事
佛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言汝等當
知諸婆羅門於三明明中所招輕毀及
譏謗者為以婆羅門有如是言諸婆
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是梵王
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
王所授是故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
真婆羅門白衣彼諸婆羅門雖作是
說返為破壞劣弱自身而復損失彼
婆羅門所破壞者為以不實起諸執
著返於正法而生訶厭由是即起互
相諍論何以故白衣或有婆羅門謂
所生時時分別異胎中亦異執彼所
見生時異故乃為清淨而諸婆羅門
亦同如是清淨所生是故作如是言
諸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
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
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白衣當

知有四種類即為四族何等為四所
謂刹帝利族婆羅門族毗舍族首陀
族白衣於是四族中造黑業者感黑
業報非勝所作智者訶厭死墮惡趣
又四族中有造白業者感白業報是
勝所作智者稱讚死生天趣白衣云
何黑業所謂殺生偷盜邪妄言綺
語兩舌惡口貪瞋邪見此是黑業云
何白業謂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
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不
瞋正見此是白業
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殺生等此
諸黑業感黑業報非勝所作智者訶
厭彼刹帝利毗舍首陀諸族類中皆
有是事而婆羅門獨無是事白衣金
幢二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作此
說是事不然若造黑業者感黑業報
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皆有是
事而婆羅門何獨無邪
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諸黑業
婆羅門無餘三族有此說即為三明明
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是梵王子
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

卷九

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

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皆有

黑業此說即為三明典中不相應語

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不殺生等

此諸白業感白業報是勝所作智者

稱讚彼刹帝利毗舍首陀諸族類中

皆無是事而婆羅門獨有是事白衣

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作

此說是事不然若造白業者感白業

報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皆有

是事而婆羅門何獨有邪

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諸白業

婆羅門有餘三族無此說即為三明

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是梵王子

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

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

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皆有

白業此說即為三明典中不相應語

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刹帝利毗

舍首陀諸族類中造殺生等諸黑業

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而婆羅門獨

無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

卷九

利婆羅門毗舍首陀造黑業者身壞

命終皆墮地獄而婆羅門何獨無邪

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造黑業

墮於地獄婆羅門無餘三族有此說

即為三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

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

所化梵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

羅門

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有黑

業故皆墮地獄此說即為三明典中

不相應語

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造不殺生

等諸白業故身壞命終生於天趣彼

刹帝利毗舍首陀皆無是事而婆羅

門獨有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

佛言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諸

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造白業者

身壞命終皆生天趣而婆羅門何獨

有邪

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造白業

生於天趣婆羅門有餘三族無此說

即為三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

卷九

所化梵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

羅門

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有白

業故皆生天趣此說即為三明典中

不相應語

復次白衣我向所說是等法中若善

若不善若黑若白若有罪若無罪若

淨分若染分若勝若劣若寬若狹如

是諸法隨應轉時諸婆羅門一向堅

執我說是人真實癡者以自識心而

為知解白衣又諸婆羅門或起種姓

言論或族氏言論或自教言論又起

是意他人所應為我設座汲水獻供

前起承迎合掌問訊我即不應於其

他人作如是事起是意者我說是人

不見正法

復次白衣或有沙門或婆羅門計著

種姓族氏言論或復計著自教言論

者我說此為非真出離沙門非真出

離婆羅門白衣或有沙門或婆羅門

不計著彼種姓言論亦不計著族氏

言論又不計著自教言論我說此為

真得出離正了知者沙門婆羅門

復次白衣彼憍薩羅主勝軍大王見釋種子沙門瞿曇從釋族中捨家出家彼勝軍王於其釋子歡喜慰安恭敬禮拜前起承迎合掌問訊白衣彼憍薩羅主勝軍大王於佛如來歡喜慰安恭敬禮拜前起承迎合掌問訊者其王不以沙門瞿曇是高勝族王亦不起高勝族意不以沙門瞿曇相好端嚴王亦不起相好之意不以沙門瞿曇有大名稱王亦不起名稱之意由此應知法亦如是白衣是法本來最上最大最極高勝如是正見諸法本母是即增上畢竟歸趣

復次白衣若人於我安住正信是人即得堅固增長根本出生不壞淨信何以故謂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三界一切悉是我子皆同一法而無差別正法口生同一法種從法所化是真法子白衣或有問言汝等一切各各父母種姓族氏何故棄捨返作是言我等皆是沙門釋子白衣當知法亦如是是法本來最上最大最極高勝如是正見諸法本母是即增

上畢竟歸趣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上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九一九頁中一行至次頁中一二行兩篇序文，磧、南、徑、清無。
- 一 九二〇頁中一四行譯者，徑、清作「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卷中、卷下同。
- 一 九二〇頁下一四行末字「若」，磧、南、徑、清作「苦」。

越城縣廣勝寺



佛說白衣金幢三婆羅門緣起經卷中頌

西漢譯經師支婁迦讖所譯 晉 竺法護譯

復次白衣過極久遠此界壞時當界有情還復往生光音天中過極久遠此界成時別界有情光音天歿而來生此是諸有情各有身光清淨皎潔騰空而行隨欲能往適悅快樂如意自在以彼有情身有光故世界亦時日月光明悉不出現以其日月光不現故星亦不現星不現故宿亦不現宿不現故亦不分別晝夜殊異以其不分晝夜異故年月日時亦無差別亦復不分男女形相亦時有情法亦自然身光互照復次白衣彼時大地大水湧現色如酥乳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為人所食資益諸根其名地味時一有情於是地味極生愛樂舉以指端用嘗其味餘諸有情見已亦然起希欲想亦以指端舉嘗其味隨生愛樂亦時有情既於地味極生愛樂而為所食資養支體由多食已諸有情身漸覺堅實旋復麤重以麤重故不能

復次

騰空隨欲而往身光隱沒身光沒故亦時大地皆悉冥暗世間乃有日月出現日月現故星宿亦現始分晝夜既分晝夜即有年月日時差別復次白衣彼時有情初食地味其味久時為世資養以彼有情貪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弱者不知其故乃作是言汝是瘦弱者我是充實者由此乃起憍慢之想以是緣故地味隱沒亦時有情見彼地餅既隱沒已咸唱是言苦哉苦哉今此地餅何故隱沒復次白衣地餅既沒林藤復生如迦

籠罇迦枝有四種色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為人所食彼時有情後食林藤久為資養以彼有情貪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弱者不知其故乃作是言汝是瘦弱者我是充實者由此乃起憍慢之想以是緣故林藤隱沒余時有情見彼林藤既隱沒已咸唱是言苦哉苦哉今此林藤何故隱沒白衣如今時人或有苦法當觸惱時亦唱是言苦哉苦哉

復次白衣林藤既沒香稻復生而此香稻無糠無批妙香可愛依時成熟旦時刈已暮時還生暮時刈已旦時還生取已旋活中無間絕旦暮二時取其香稻但為資養不知本因彼時有情而競貪食以是緣故身轉羸重乃有男女二相差別由此有情互起憎愛以憎愛故互相毀謗又復漸起互相誑著此深著因為過失本又諸有情由毀謗故乃以杖木瓦石互相打擊於是世間乃生非法及不正行白衣如今世人以其童女飾以衆華

嚴諸妙服求其異姓而用妻之設此非法以為正法然於其義都不能知彼時有情亦復如是過去正法今為非法過去律儀為非律儀如是漸生諸非法行由起非法行故漸生逼迫減失厭離旋增憍慢或於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一月不住家中不營家業遊行曠野覆藏過非時有一人性懶惰故不能依時往取香稻乃作是念我今何故受斯苦惱且時且時去取香稻暮時暮時還復往取我今若能一日一往併取旦暮二時香稻豈非善邪作是念已即往併取二時香稻復次白衣時別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懶惰者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且暮二時所食香稻時來喚者乃作是念日取二時所食香稻既為善者我今何不一往併取二日三日所食香稻作是念已即往併取復次白衣時又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前人答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二日三日所食香稻其人亦時乃作是念一往併取二日三日

所食香稻既為善者我今何不一往併取四日五日所食香稻作是念已即往併取

復次白衣初取香稻無糠無批香美妙好一懶惰者而為因故其後漸次展轉多取乃為貯積充已受用介時香稻漸生糠批且時刈已暮時不生暮時刈已且時不生不復還活不知其因彼諸有情即共集會互相譏言我等初時各有身光騰空而行快樂自在以身光故日月星宿光明不現亦不分別晝夜殊異年月日時亦無差別亦復不分男女形相法尔有情身光互照是時大地大水湧現色如酥乳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為人所食資益諸換其名地味時一有情見極生愛舉以指端用嘗其味餘諸有情見已亦然皆嘗其味咸生愛樂我等今時用為所食資養支體於是地味貪食既多我等身支漸覺羸重以是緣故不能騰空隨欲而往身光隱沒由是世界皆悉冥暗介時乃有日月星宿光明出現始分晝夜

編起經中 第六 便字

年月日時亦有差別是時地味我等
 所食久為資養食多者色相瘦弱
 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
 弱者起憍慢想以是緣故地味隱沒
 地餅復生甘美細妙色香具足我等
 所食久為資養食多者色相瘦弱
 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
 弱者起憍慢想以是緣故地餅隱沒
 林騰復生甘美細妙色香具足我等
 所食久為資養食多者色相瘦弱
 若食少者色相充實時充實者見瘦
 弱者起憍慢想以是緣故林騰隱沒
 香稻復生念時香稻無糠無粃妙香
 可愛且時刈已暮時還生暮時刈已
 且時還生我等所食但為資養不知
 本因貪食既多滓穢旋礙念時乃有
 男女相異後起憎愛互相毀謗又復
 漸生互相深著此深著因為過失本
 我等念時互相毀謗故杖木瓦石互相
 打擊於是世間乃生非法起非法故
 漸生逼迫滅失厭離旋增懈墮一日
 二日乃至一月不住家中不營家業
 遊行曠野覆藏過非時有一人性懶

第七 便字

墮故不能依時往取香稻乃作是念
 我今何故受斯苦惱且時去取
 香稻暮時暮時還復往取我今宜應
 一日一往併取且暮二時香稻作是
 念已即往併取時別一人來相謂言
 汝今同我往取香稻懶墮者言汝但
 自往我已取來二時香稻其人念時
 乃作是念二時香稻取為善者我今
 一往當取二日三日香稻作是念已
 即往併取時又一人來相謂言汝今
 同我往取香稻前人答言汝但自往
 我已取來三日香稻其人念時乃作
 是念三日香稻取為善者我今一往
 當取四日五日香稻作是念已即往
 併取汝等當知初取香稻無糠無粃
 後漸多取以為貯積念時香稻漸生
 糠粃且時刈已暮時不生暮時刈已
 且時不生不復還活不知其因我等
 今時宜應普以一切地界均布分掌
 各為齊限此是汝地界此是我地界
 彼諸人眾互相議已即分地界立為
 齊限
 佛言白衣念時人眾分地界已時有

第八 便字

一人往取香稻艱難所得即作是念
 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令我養活
 其命我今自分香稻將盡他界雖有
 然彼不許我今須往盜其少分作是
 念已以已香稻密固護之即往他界
 竊取香稻其主見已告盜人言咄汝
 盜人何故來此竊我香稻盜人答言
 我不如是不曾取汝界中香稻
 復次前人於第二時往取香稻亦復
 難得又生前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
 云何令我養活其命我今自分香稻
 將盡他界雖有然彼不許我今須往
 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稻密固
 護之即往他界竊取香稻其主復見
 於第二時還來盜已又復告言咄汝
 盜人何故復來竊我香稻盜人答言
 我不如是不曾取汝界中香稻
 佛說白衣金幢三婆羅門緣起經卷中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中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九二五頁下一六行末字「一」，徑作「亦」。

越城縣廣勝寺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下精

聖德法王所製卷下精得定印四卷下

復次白衣前人又於第三時中往取香稻亦復難得乃作是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令我養活其命我今自分香稻將盡他界雖有然彼不許我今于三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稻密固護之即於他界而興盜竊其主見彼于三來此興盜竊已心生瞋恚復作是言咄汝盜人何故于三來此盜竊即捉雙手舉杖以打盜人被打叫呼啼泣世間亦時乃生非法諸不正行由此而興杖捶之名是初建立因彼偷盜乃生瞋恚苦惱等事是為非法非法生故不正行興由此乃有三不善法首初建立所謂偷盜妄言杖捶

復次白衣亦時人來見是事已又復集會共相譏言我等初時身有光明隨欲自在以身光故日月星宿悉不出現不分晝夜年月日時亦無差別亦時大地大水湧現其名地味我等食之為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

經卷下 第三 中

不善法故地味隱沒地餅復生取以食之為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地餅隱沒林藤復生取以食之為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林藤隱沒香稻復生無糠無粃取以食之為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彼香稻中乃生糠粃且時刈已暮時不生暮時刈已且時不生不復還活不知其因我等亦時即以香稻均分地界分地界已時有一人往取香稻艱難而得乃於他界而興盜竊其主見已告盜人言咄汝盜人何故來此而為盜竊盜人答言我不如是不曾竊汝界中香稻復次前人第二第三竊取香稻亦復如是其主見已乃生瞋恚復作是言咄汝盜人何故于三來此盜竊即捉雙手舉杖以打盜人被打叫呼啼泣世間亦時乃生非法諸不正行杖捶之名由此而興三不善法最初建立所謂偷盜妄言杖捶我等今時宜共選擇色相具足有大威德大智慧者立為田主我等諸人自界香稻各各

當分一分與彼是人平正應調制者
 即調制之應攝受者即攝受之善護
 地方及護人衆我等應當各各承稟
 時諸人衆參議成已即共選擇色相
 具足有大威德大智慧者立為田主
 而作主宰衆皆承稟
 佛言白衣舍時田主衆許立故由是
 名為衆許田主此田主名最初墮於
 文字數中又於地界善作守護為主
 宰故名刹帝利此刹帝利名第二墮
 於文字數中又能於衆善出和合慰
 安語故名慰安者此慰安者即名為
 王此王之名第三墮於文字數中此
 時世間初始建立刹帝利境界白衣
 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
 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尔自然最
 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
 生增上歸趣
 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後有一人見不
 實法逼迫減失旋生厭離棄在家法
 乃於曠野寂靜之處構立草菴繫心
 一處修禪寂止至日暮時為飲食故
 入聚落中又至旦時為飲食故還入

聚落餘諸人衆見是人已乃起思念
 今此人者見不實法逼迫減失旋生
 厭離棄在家法乃於曠野寂靜之處
 構立草菴繫心一處修禪寂止此乃
 名為修禪行者後又立名憤鬧之者
 後又立名修禪憤鬧者後又立名作
 教授者後又立名造不善業者
 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初修
 禪已後復還起作意思惟止聚落中
 設其場界聚以學徒教授典章餘諸
 人衆見是人已互相謂言此一類人
 初於曠野修禪寂止後復還起作意
 思惟止聚落中設其場界聚以學徒
 教授典章此乃不名為修禪者是時
 立名為教授者又名多說婆羅門此
 婆羅門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
 世間乃有婆羅門一類境界白衣當
 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
 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尔自然最上
 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
 增上歸趣
 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廣布
 田種施作農事養活其命以彼管作

田種事故名為毗舍此毗舍名最初
 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乃有毗舍
 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
 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
 別法尔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
 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
 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巧偽
 漸生營雜惡事名為首陀此首陀名
 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乃有
 首陀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
 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
 有差別法尔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
 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
 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出離者
 厭惡逼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艱危
 災患故捨家出家即我沙門最初得
 名此沙門者刹帝利族中如是修作
 已彼婆羅門毗舍首陀亦復如是若
 能厭惡逼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艱
 危災患故捨家出家悉為沙門而無
 差別由此世間乃有沙門一類境界
 最初建立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
 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

別法尔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
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

佛言白衣由是次第有五類境界首
初於此世間建立所謂刹帝利境界
婆羅門境界毗舍境界首陀境界沙
門境界於此五中而沙門者最尊最
上廣大名稱無復過上白衣譬如高
峯極為高峻或有羣牛周行彼峯一
切能往欲奔其頂竟不能到而彼峯
頂法尔自然最上最大最極高顯彼
五境界亦復如是而沙門境界法尔
自然於諸世間最上最大最極高顯
無復有上

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造身不
善業及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見者
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地獄中生而婆
羅門毗舍首陀諸族亦然有造身不
善業及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見者
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地獄中生沙門
亦然有造身不善業及彼語意不善
業已起邪見者身壞命終墮於惡趣
地獄中生
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造身雜

業及彼語意諸雜業已起雜見者身
壞命終生於人中而婆羅門毗舍首
陀及彼沙門諸類亦然有造身雜業
及彼語意諸雜業已起雜見者身壞
命終生於人中

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造身善
業及彼語意諸善業已身壞命終生
於天界而婆羅門毗舍首陀及彼沙
門諸類亦然有造身善業及彼語意
諸善業已身壞命終生於天界
復次白衣彼刹帝利修身語意諸善
業已而起正見於四念處安住正心
如理修習七覺支已自能證悟彼涅
槃界而婆羅門毗舍首陀及彼沙門
諸類亦然修身語意諸善業已而起
正見於四念處安住正心如理修習
七覺支已自能證悟彼涅槃界
復次白衣彼最初時大梵天王說伽
陀曰

刹帝利族人中尊 種姓真實復清淨
三明諸行悉周圓 為人天中勝尊者
白衣彼大梵天王所說伽陀深為善
說為善歌詠此語誠實非妄說者何

以故我亦宜說刹帝利族為人中尊
種姓真實又復清淨三明諸行皆悉
圓滿於人天中是尊勝者

爾時白衣金幢二婆羅門合掌恭敬
前白佛言世尊我等昔時愚癡所覆
不自開曉譬如偃者復如癡者又如
冥暗一切所向不能通達我等今日
蒙佛世尊教示正義分別顯說豁然
醒悟如偃者得伸癡者開導冥暗得
炬今日已往誓歸依佛歸依正法歸
依僧伽近事世尊乃至盡壽奉持佛
法如護身命常具慙愧悲愍有情下
至螻蟻起護念想我今隨佛出家受
具足戒

爾時世尊告苾芻眾言諸苾芻今此
白衣金幢二婆羅門歸佛出家汝諸
苾芻當為彼等受具足戒時諸苾芻
如佛教勅即為彼等受具足戒白衣
金幢二婆羅門於刹那間成苾芻相
戒行具足
是時尊者白衣金幢二苾芻專注一
境離諸散亂清淨身心趣求正理即
得天眼宿住漏盡三明具三明已足

